

致大四

朱慧君
李雨及 / 著

== To My Graduation ==

致大四

朱慧君
李雨及 / 著

== *To My Graduation* ==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致大四/朱慧君, 李雨及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5

ISBN 978-7-5321-5208-7

I. ①致… II. ①朱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5638 号

本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

责任编辑: 乔亮

封面设计: 钱城

插图: 李雨及

致大四

朱慧君 李雨及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625 插页 2 字数 176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08-7/I · 4116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10-89565680



—

对很多人来说，选择是一件很不容易下手的事，尤其是处在活性状态的青春时代，面对着无数个金光灿烂又前途暧昧的岔口，稍有闪失，就可能与精彩的人生擦肩而过，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。

大四这一年，就是这样一个很容易迷失的青春期……

正式进入大四的那个雨天，是我去美国耶鲁大学交流的日子。早高峰时的人民广场地铁站像一个巨大的魔盘，将大量的人流迅速地吸进又大量地吐出，作为公共交通，这里是最能体现平等的地方，因为没有局级以上干部和成功人士才能乘坐的特等舱，也没有官二代、星二代、富二代在这里炫耀，仅能体现特权的地方就是供残疾人和老人乘坐的直升电梯。



我、马悦和许见提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汇入这拥挤的早高峰时，都不由地被地铁里涌动的人流震撼住了，这哪是电影《地下铁》中看到的宽敞安静的地铁站，分明就是3D电影里非洲动物大迁徙中那百万角马过大江的气势，壮观得铺天盖地。

人民广场地铁站是上海最大的地铁站，这里有地铁一号线、二号线和八号线三个换乘点。因为巨大，从二号地铁换乘一号地铁或八号地铁时，得足足走上五分钟。

由大理石和灯光营造出来的地铁站，明亮而又梦幻，这里不仅有地铁，还坐拥着香港名品城、迪美商城、老上海风情街等商业区，这里同时也是无数地摊、快递中转等神出鬼没的地方，绝对的鱼龙混杂。

“早知道这么多人还不如我开车送你们去。”很少坐地铁的许见实在是被这么多的人流雷倒了。许见是媒体上常说的富二代，家里有好几辆名车伺候，自然是不用委屈坐地铁了。

马悦是我的资深男友，我们的友情始于初中时代，现在他和我是同校不同系的大四学生。

许见则是我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，非常执著地追求了我好几年，尽管他知道我早已跟马悦两情相悦私定终身，但他表示可以退而求其次地做朋友，我想只要他不逼着我二选一，我就没有理由不理他！

这一次，他就是以朋友的名义来送我的。

好在马悦大气得很，宽容地允许他长期潜伏在我身边。



许见本来想开宝马车送我们，但我知道他喜欢在高速公路上飙车，为安全起见我谢绝了他的宝马，而选择了地铁。

地铁二号线的站台上人山人海，每扇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列，将站台塞得水泄不通，我们排在队列的末端，心里很为这种潮水般拥挤的场景而感慨，中国的人真多呀，到了美国恐怕就没机会见到那么多人了吧！

列车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终于轮到我們被推进闷罐似的车厢。今天是七七中国情人节，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的香味。车厢的电子屏上正反复播放的是一系列的出国留学广告，让人感到置身于出国大移民的热潮中。

恍惚中，我觉得背后被人拉扯了一下，我用手摸了摸，发现我那只心爱的单反照相机不见了，显然，我遇到了小偷。

我不由地惊叫了一声，车靠站了，车门打开的一刹那，一位瘦高的男青年拨开身边的乘客慌张地冲了出去，马悦发现他神情可疑，也跟着冲了出去。

“站住，站住！”马悦叫着。

那位男青年跑得更快了，左钻右窜，就消失在人群里了。

“抓小偷，抓小偷！”马悦边喊边紧跟着冲向楼梯，我和许见对视了一下，也一起往外冲，可因为人多，又拖着行李箱，还没挤出车厢，车门在我绝望的眼神中无情地关上了。

于是我和许见只得无奈地乘到下一站世纪大道下车，然后十万火急地乘反方向的列车回到了陆家嘴站。



站台上没有找到马悦，打他手机又没人接，我和许见一路扒开人流找到了地铁出口处，远远地就看见马悦倒在血泊中，他的手中，紧紧地抓着我那相机的一截背带。

周围聚集着几位好奇的围观者，但没有人上前救他。

我吓得心脏差点停止了跳动，立即扑到了他的身上：“马悦，马悦，你怎么啦，你怎么受伤啦。”然后冲着许见大喊：“许见，赶紧叫救护车！”

许见已经掏出手机在报案了。

旁边围观的路人见终于有认识马悦的人赶来，纷纷向我介绍情况：“小姑娘，你是他女朋友吧，你男朋友很勇敢的，抓住了一个小偷，可惜小偷人多势众，把他打成了这样。”

“小偷呢？”我发疯似地问。

“逃走了。”一个路人说。

“他怎么伤成了这样，你们有帮忙一起抓小偷吗？”我悲痛地发问。

“大家不敢呀，小偷拿着刀呢。”路人无奈地说。

“可你们如果出手相救我朋友就不会伤成这样了？”我伤心地说。

“奇了怪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救你朋友？我们又不是警察，要是我们也被打伤了怎么办？”另一位看似一表人才的路人不屑地回应我。

“神经病，抓小偷是警察的事，我们可不敢多管闲事。”一



位戴着眼镜的路人忍不住骂了我一声，转身离开了。

许见见状终于忍不住愤怒上前一把抓住了他。

“你干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要流氓？”那人紧张地发问。

“你才是神经病。”那人的话音刚落，许见的拳头就已打到了他的鼻梁上，那人的眼镜掉到了地上，随着“哗”一声，镜片碎成了天花。

场面一片混乱，被打的人抓住许见给予回击。

就在这时，警察来了，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许见和那人给抓起来带走了。

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

“许见，许见……”我着急地阻止警察把许见带走，但根本就没用。警察一把拦住了我：“不要妨碍公务。”

我急哭了：“你们不能带走他，他是在主持正义。我的朋友受伤了，你们赶紧救他呀。”我指着躺在地上的马悦求警察。

“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”留下来的警察一边说，一边对着现场拍了几张照片。正说着救护车就来了，马悦被抬到了救护车上，我也想上车。警察说你得跟我们去一下派出所，我们要录证词。

“我不能去派出所，我要陪我的朋友。”我急得快哭了。

“等录了证词你再去医院看你朋友。”警察以毫无商量的语气说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得拖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上了警车。

一到派出所，我就见到了许见，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，



我难过得要晕过去。

“许见，你还好吗？”我哭了。

许见没接我的话，却问：“你疯了？你不去机场了，怎么来这儿了？”

“警察让我来录证词的。”

许见很干脆地说：“等录完了证词你赶紧叫辆出租车去机场吧，应该还来得及赶上航班。”

“不行，你和马悦都这样了，我怎么还能去机场。”我不同意。

“我不会有事的，我已让他们打电话叫我爸来，我爸一来就没事了，马悦有我照顾着呢，你得赶紧去机场！”许见劝我。

“不行，就是你没事了我也不能丢下马悦不管，马悦他现在生死不明，我得照顾他。”我根本听不进他的劝说。

“那你不去交流啦？你不是一直想去耶鲁大学吗？”许见问我。

“耶鲁大学的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这时，一位高个警官走过来招呼我：“你跟我们来一下。”

“警察，我朋友是为了正义才动手的，你们放了他吧。”我跟着警官一路恳求。

“他的事你就别管了，你坐这儿。”说话间警官把我带到了一个小房间，指着一张椅子让我坐下。

我是第一次进派出所，吓得浑身发抖。



“说吧，姓名。”警官看了看我，公事公办地问。

“夏雨辰。”

“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。”他又说。

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找到身份证，我这才想起因为到了美国不需要身份证，就把身份证留在了家里。

“我没有带身份证，我有护照，给你看护照行吗？”我怯怯地问。

“行吧！”警官倒没有为难我，接过我的护照往本子上抄着什么。

“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”警官将护照还给了我。

“我们是同学。”我回答。

“说吧，把你知情的事情经过都告诉我们。”警官面无表情地说。

于是我一边哭着一边把事情的经过描述了一遍。

十分钟以后，警官请我看了一下他的记录，让我签字，我发现记录的文字跟我说的基本一致，就签了字。

警官又让我留了手机号码，告诉我可以离开了。

我关心许见和马悦的情况，警官很人道地告诉我，许见在等他的父亲来接他回去，马悦现在在瑞金医院急救。

我决定先去瑞金医院看马悦，临走前，我没忘了恳求警官迅速抓到凶手，为马悦报仇。

警官头也不抬地答应了。



从派出所拖着两个大箱子出来，我拦了一辆强生出租车就直奔上海瑞金医院，找到急救室，一把抓住从急救室出来的大眼睛护士问马悦的伤势，大眼睛护士告诉我马悦的胸骨、腰部多处受伤，正在进行抢救。

大眼睛护士说完扔下我就走了，我毫无办法，只得在急救室门口的椅子上坐下。

不一会儿，大眼睛护士回来了，交给我一张付款单让我去付费，我一看上面的数字，要预付两万元。还好我的银行卡里有五千美元，是爸妈让我到美国后作为生活费的，现在只好先用来自救急了。于是我往收费处走去，用银行卡付了钱，然后回到急诊室门口继续等着。

一个小时后，马悦被推出了急救室，送入了观察病房。医生告诉我，马悦的胸部断了两根骨头，腰椎严重错位，最起码要卧床静养三个月。

“那他会有危险吗？”我急不可待地问。

“那要看他恢复的情况，护理很重要，护理不好，很容易留下后遗症，你们可以请一位护工帮忙照顾，不然你们家属忙不过来的。”医生说完就走了。

我愣愣地站在病床旁，没有去找护工，四年前我爸腰伤住院，请的护工阿姨超级的不靠谱，根本就不好好的干活，我决定暂时不请护工阿姨，自己学着护理。

由于麻醉还没有过去，马悦还在昏睡中。



我又给许见打个电话问候他那里的情况，手机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，想到他为了送我去机场却阴差阳错地被弄到了公安局，心里对他充满了十二万分的抱歉。生活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稍不小心就失去了控制。

又过了一个小时，正在我心如刀绞又无能为力的时候，许见仿佛从天而降地来到了我的身旁。

“你到底还是没有去机场？”许见看着我。

“我不能去啊，马悦怎么办？”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，心里安慰了一些。

“可以找护工啊，再说还有我呢？”许见说。

“我爸住院请过护工，那些护工根本没有责任心，不可能做到精心的照顾马悦。马悦的爸爸妈妈目前都在美国工作，上海没有亲人，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，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怎么可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临阵脱逃呢？”我坚持。

病房墙上的挂钟突然发出了一段悦耳的音乐，时间正好指向十点。

“你的那架航班起飞了，你这样放弃实在太可惜了，你确定将来不会后悔？”许见怔怔地看着挂钟，很替我可惜。

“以后总还会有机会的。”我说。

“雨辰，我真希望躺在这床上的是我。”许见用一双暧昧的眼睛看着我：“这样我也可以享受你的无微不至了。”

“去你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取笑我。”我不理他。



“我没胡扯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”

我真切地对他的真心话心存感激。

“对了，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离开派出所的？你爸来接你的？你打了人，警察没有为难你吧？”我一连串地发问。

“我爸来了，交了保释金，我就出来了。”许见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保释金？交了多少？我要还给你，你是为我才进去的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多少，是我先动手打人的，这钱怎么能让你付。”许见拒绝了。

“你真是我的钻石级朋友。”我感动地给他和我的关系作了定位。

“谢谢！”

“我很替马悦担心，希望他没事。”这个时候的我很需要有人来替我分担忧愁。

“放心吧，马悦不会有事的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他那么阳光，什么事也伤不到他的。”许见尽力地安慰我。

望着他，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他，如果他不送我，就不会有事了。如果他不追小偷，也不会受伤了，你说他怎么就那么的傻呢？照相机偷了就偷了，怎么比得上生命珍贵呢？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如果大家都求自保不去抓小偷，那这个社会不就大乱了嘛？”





一阵大风吹进了窗台，许见顺手将窗户关上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的男朋友，马悦，是一位有血性的男儿，过去我一直不服你爱他不肯爱我，这一回，我服了，我真心觉得他比我强，我要向他学习。”

“嗯，可是如果换了是你，你也会像马悦那样挺身而出吗？”女孩天生就有强烈的好奇心。

“我希望能是，可惜我怕做不到。”许见歉意地对我笑了一下，递给我一张纸巾：“擦一下吧。”我不好意思地接过，擦了一下眼泪。

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他说：“我这样子一定很难看吧，让你见笑了。”

“没有，你一哭，梨花带雨的可好看了，我都快要被你融化了。”他像哄小孩一样的哄我开心。

“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见马悦受伤就不去救他呢，这些人怎么就那么冷血呢？”我自言自语地嘀咕着。

“我在报上还见过更冷血的呢，广东一个两岁的女孩，被车撞了，居然没有人去救她，耽误了抢救，活活地给送了命。”许见说。

“这事我也听说了，还有呢，八十岁的老太摔倒在街上，居然没有人去扶她，你说这人怎么就越活越没有人性了。”我也愤愤不平地表达着不满：“这么些年，经济上去了，可道德水准却每况愈下，有一回有位年轻人去扶了一把摔倒的老太太，结果



被老太太的家属诬告说老太太就是被他撞的，你说这种人还有没有人性。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这种恶果造成了现代人越来越互不信任，越来越冷漠。”

“是啊，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会走下坡路啊。”许见强调说。

“怎么办啊，不能眼看着这么下去，我们总得做些什么，不然这个社会会变成感情的沙漠的。”我望着许见，期待许见能给出个满意的答案，其实我知道，他哪能给出什么答案啊！

“这事就是马克思在世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”果然，许见回答得干脆利落。

“我妈妈常说他们这代人的青春时代就像赵薇的《致青春》，贫穷但却依然豪情万丈，而今天的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大家还是在苦苦地寻找迷失的幸福，无数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喜欢用‘囧’来形容自己的处境。我真想祈求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点上一把火，让这个世界能温暖起来。”我祈祷。

“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你那么虔诚，上帝一定会听到你的呼唤的。”许见显然是在安慰我。

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马悦一直沉沉地睡着，像是在给这个世界无声的抗议。

我深深地看着他，站了起来，转向许见：“我要去小卖部买些毛巾什么的生活用品，你在这儿陪着马悦，行吗？”

“行啊，要不你在这儿陪着，我去买。”许见主动地说。

“还是我去吧，这种事我比你懂一点。我读高三时爸爸住过



医院，我知道该为病人买些什么。”

没等许见答应，我已走出了病房。等电梯的人太多，老旧的电梯却慢得如蜗牛似的考验着人们的耐心，我不愿久等，直接走楼梯下去。

在小卖部我买了马悦住院要用的脸盆、毛巾、肥皂、餐巾纸、消毒面巾等日用品，又买了一个躺椅以便在病房安营扎寨地守护马悦，我连拖带抱地提着这些杂货回到了马悦的病房。

瑞金医院很有名，但作为三甲医院，这里的病房条件却不敢恭维，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里放了三张病床，除了每人的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，基本上只放得下几张方凳。我只好将躺椅暂时放在门外的走廊上。

马悦的床靠窗，光线很好，灿烂的阳光照在他青春的脸上，使他的皮肤变得透明而又生动。

我用刚买来的洗脸盆放好温水，用毛巾给马悦擦脸，许见马上主动请战：“我来吧！”

我见他态度那么诚恳，就依了他。许见接过毛巾，很仔细地替马悦擦洗身体，那认真的劲儿和平时吊儿郎当的他判若两人。

“你干得挺像模像样的，很会照顾人嘛！”我不由地夸他。

“我爷爷住院时，我爸就是这么照顾他的。”许见卖弄地说。

“嗯，聪明。”我赞许地点点头，心里有些感动。

“你说得不全面，这不仅说明我聪明，更说明我有爱心。”

